

责编/乐建中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许明

黄泥伯

——“三河纪事”之二

□归棹庐主

黄泥伯是父亲的好朋友，因最初认识他的时候是撑黄泥船的，所以我们就都叫他黄泥伯。

黄泥伯住在沿山镇马岙大队，这是个靠山的小村子。大队里除了出产些水稻、杨梅、毛竹和硬柴火，就别无他物了。因为队里没有什么人脉资源，再加上地处偏僻，交通不便，所以办不成社队厂，这大伙儿的日脚就都过得紧巴巴的。

后来，三河镇在东门外办了家煤球厂，做煤球要用山里的黄泥。恰巧马岙大队有个社员与煤球厂的厂长是远房亲戚，于是，大队领导便让这个社员同厂长拉上关系。从此，马岙大队就与煤球厂有了业务上的往来。大队每周都会运一船黄泥来煤球厂，队里的壮劳力轮流撑船，黄泥伯便是其中的一个撑船人。

说起黄泥伯能与父亲做朋友，实际上全靠了母亲的热情好客。其实，也不是全靠了母亲的热情好客，而是靠了冥冥中的那份缘分。

据说，那年的冬天出奇地冷。黄泥伯来送黄泥，煤球厂的河埠头结了冰，船靠不拢。黄泥伯便拿了竹篙去砸河里的冰，哪知用力过猛，脚下一滑，整个人就掉到了冰河里。等黄泥伯好不容易将船靠了岸，人早已冻得讲不出闲话来了。于是，黄泥伯就去敲沿埠头人家的门，想借件干净衣裳。谁知那几户沿埠头的人家都关门落锁了，无人在家。最后，黄泥伯就寻到了我家里。

那天，母亲上完夜班在家休息，只见立在门口的黄泥伯浑身湿淋淋的，嘴唇冻得乌青，整个人哆嗦得连闲话都讲不灵清了。母亲就给了他一套父亲的旧衣裳，后来，又煮了一碗红糖姜茶，让我端到船里让黄泥伯喝了祛寒。

黄泥伯多年后每每同我讲起这件往事，就会感慨万千地说，依姆妈真是个好心人，良心真好，救了我一命。

过了一个礼拜，黄泥伯来还衣服时，还捎了一篮上好的冬笋来，父母就顺便留黄泥伯吃了顿中饭。这样一来二往，父亲就与黄泥伯成了朋友。

每年到了杨梅满山红的时节，黄泥伯就会用毛竹扁担挑了两花篮自家种的紫黑紫黑的荸荠和杨梅，走四十里路送来给我们尝鲜。而放在杨梅篮最上面的，往往是专门为我们小孩子准备的连果带叶的杨梅枝。那碧绿的杨梅叶子衬着或两颗或三颗“双胞胎”、“三胞胎”的紫黑大杨梅，交关好看。我们往往舍不得吃，就拿盐水瓶装了水来养，放在窗台上，可以养好几天。

黄泥伯个子长得高，人又瘦，远远看过去就像根细细长长的电线廊柱。理个板刷头，脸色总有点蜡黄，嘴巴里缺了颗门牙，讲起话来就会丝丝地漏气。一双不大的眼睛老是眯缝着，好像总是笑眯眯地看着你。

我们喜欢黄泥伯，除了他会给我们送杨梅来吃，还因为黄泥伯会讲历史故事，尤其会讲隋唐演义，能把个瓦岗寨、程咬金、秦叔宝讲得活灵活现。那有些漏气的声音讲起故事来，听着特别有味道。

记得有年放寒假去黄泥伯家做客，黄泥伯很高兴，特意跑到沿山镇里割了半斤牛百叶，包了一斤

牛杂碎。夜饭后趁着酒意，又给我们讲起了隋唐好汉。当讲到秦琼卖马时，黄泥伯突然间感慨万分：“秦琼卖马，子胥吹箫，奈何呀奈何？”那眯缝着的小眼睛里，似有点亮光在闪动。

夜里，婶孃特意在我困觉的眠床上加了层厚厚的日里刚晒过的稻草，整个人躺在上面，窸窸窣窣的很温暖，满鼻子都是阳光的味道。

黄泥伯是个酒豆腐，交关欢喜吃老酒。父亲每次去看他，总会捎上三五斤散装的番薯烧，用一个小塑料桶装着。黄泥伯与父亲畅饮一番后，那些剩下的番薯烧，黄泥伯就会掺了井水来吃，说这样可以多吃几顿。

父亲说黄泥伯实在是太喜欢吃老酒了，年轻时有一次实在没酒吃了，就去大队赤脚医生的屋里，偷偷倒了点酒精，拿回家掺了水吃，差点没闹出人命来。

联产承包的第一年，水稻的产量出奇地高，黄泥伯就生平第一次请了酿酒师傅酿了一大缸米酒。

据说，酒出缸那天，黄泥伯就独自一人坐在酒缸边，拿着个搪瓷杯，一杯一杯地舀酒吃，一直吃到了天蒙蒙亮。婶孃起床时，只见黄泥伯已靠着酒缸睡着了，脸上泪迹斑斑。

黄泥伯最荣耀也最伤心的，是他曾当过几年民办老师。

那年，大队里办戴帽初中，找不到老师。大队领导思来想去，最后找到了黄泥伯。

黄泥伯除了父亲的成分高点之外，别的啥都没得说，论学历在队里算个知识分子，论为人大家都认可。于是，黄泥伯只换了一身行头，就成了学堂里的语文老师。

黄泥伯每日备课、上课、批作业，干劲十足，总想着捏上了粉笔头，就有了转正的机会，人活着也有了个盼头。所以，尽管黄泥伯不会讲普通话，但还是把课上得有模有样，学生的成绩也不错，有一次公社负责教育的干部还表扬了黄泥伯。

但是，黄泥伯总共只教了三年书，还没等来转正的消息，就被清退回家了。清退的理由是教学不合格（估计不会讲普通话是一个因素吧）。

黄泥伯常被村里人念叨的，是他反对拆戏台的事。尽管戏台最

后还是被拆了，但后来的事实证明，当初黄泥伯的反对是有眼光的。

马岙大队的王家祠堂里有个旧戏台，是清代太公那辈留下来的。戏台坐南朝北，单檐歇山顶，雕梁画栋，交关精致。尤其是那个榫卯拼接的藻井，精妙无比。人只要站在台上一讲话，台下的人听起来，声若洪钟。

这个戏台的传声效果之所以会这样好，用黄泥伯的话来讲是天地和谐的缘故。所谓“天”，就是头顶的藻井；所谓“地”，就是台底下埋着的四口大水缸。天地交融，都起着扩音的作用。

沧海桑田，风雨飘摇，这个戏台捱到黄泥伯这一代，早已是风烛残年，没有了往昔的风采。

一日，有个收旧货的外乡人来到村里，一眼就相中了这座几近倒塌的破戏台，想把它拆了，整个买去。

村里几个干部一商量，觉得这戏台如今也没什么大用处，如果要重新启用，还得花一大笔钱来维修，而且修得好修不好还是个未知数。所以，与其让它荒废着，最后倒塌成一堆废木头、破瓦砾，还不如趁现在还有个空架子，就让这个外乡人买了去，村里也好落笔现钱。

谁知，卖戏台的消息一放出，第一个反对的就是黄泥伯。黄泥伯讲这戏台破是破了，但它是祖宗传下来的宝贝，千万拆不得，如果留给后人，肯定是个金元宝。

可是，村里竟无人响应黄泥伯的说法。村里人要么说黄泥伯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，干部定的事依一个小老百姓忙乎啥？要么说黄泥伯读书读得脑子有问题了，放着真金白银不要，死守着个破戏台能当饭吃呀？所以，无论黄泥伯如何反对，戏台最后还是让那个外乡人拆走了，连带着台底下两侧埋着的四口大水缸。

黄泥伯一口气堵在心里，病了一场。

好些年后，市里提倡发展乡村旅游，别的地方靠着老祖宗传下来的几间破房子，搞得风生水起，大家这才晓得黄泥伯的想法是对的，但后悔已晚。只是村里那几个当初卖戏台的村干部，从此灰头土脸，说话的分量也轻了。

黄泥伯的晚年还是很幸福的，迥异于他年轻时的困窘。

大儿子为了帮衬父亲养家，初中没毕业就去学模具，后来成了远近闻名的模具师傅，乡里乡外，只要唾口唾沫，就能挣来一大把钱。小儿子师范毕业后，在沿山镇中心小学当了老师，也算圆了黄泥伯的教师梦。一家人其乐融融。

现在，黄泥伯最最快意的事体，就是老酒吃得微醺时，坐在洒满阳光的院子里，给孙子孙囡讲隋唐的英雄好汉。只是满口的牙齿，已经掉得差不多了，讲起故事来，漏风漏得厉害。

